

平操以虔領太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間民人多蔽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在郡十數年甚有威惠

國淵智察姦書 魏書

國淵字子尼後漢獻帝時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曹操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初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發遣使師功曹差三人臨境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言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

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國淵立法競勸 魏書

國淵字子尼後漢獻帝時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

陳登化民畏愛 魏書

陳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章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後漢獻帝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蠶澁之利秬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

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奸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

王昶栽樹鰥田 魏書

王昶字文舒魏文帝在東宮為太子文學帝踐阼從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

顏斐教化 魏書

顏斐字文林有才學魏文帝黃初時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

馬

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

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千陌樹桑果是時民多

又課民以閉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

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車牛

出

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

開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

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倉慈德惠 魏書

倉慈字孝仁始為長安令明帝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

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  
閱科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  
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  
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  
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  
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  
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  
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  
祠之

游楚守城不降 魏書

游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明帝太  
和中蜀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

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蜀兵至諸郡吏  
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  
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  
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顧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  
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  
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耳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  
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  
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  
弊耳使顯鳴鼓繫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  
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城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  
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明帝嘉其治詔勿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

小而大聲目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

徐邈政化大行魏書

徐邈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歛民間私杖箴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築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人貢羌胡從事不問小過其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

是以信服畏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禪邪繩杜州界肅清

劉毅見聞 晉書

劉毅字仲雄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功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魏元帝末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張嶷安邊 蜀書

張嶷字伯岐後主時為牙門將越嶲郡自丞相諸葛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張嶷為越嶲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乘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

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洪職  
諸種聞之多漸降服漢嘉郡界犍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  
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維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逐遣親  
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逢逢事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其  
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轉  
不為患

呂乂開喻增戶蜀書

呂乂字季陽後主時為漢廣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  
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言言其姦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  
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

陳表誘赦施明吳書

陳表字文興吳主孫權時為將領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

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下流明明表壯悍收考極毒雖死無辭  
遂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得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  
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  
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  
遷表為無難右都督

李宓便民無擾蜀書

李宓字令伯晉武帝以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  
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宓至中山王過諸縣欲求  
芻芻薪蒸密棧引高祖過沛宿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砵所  
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朱齡石斬姚係祖南史

朱齡石字伯兒晉武帝以為建武參軍後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

王宏政術晉書

王宏字正宗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晉武帝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飢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張輔剛正晉書

張輔字世偉少有幹局武帝時補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百姓患之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

陸雲神明晉書

陸雲惠帝時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何攀甲明曲直晉書

何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惠帝時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陳壽閻又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

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

山遐增戶 晉書

山遐字彥林東晉元帝時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蔽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

江東之簡政 南史

江東之字玄叔宋少帝時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獄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

王摘按書 南史

王摘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

人主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摘摘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

沈懷文訊獄 南史

沈懷文宋文帝時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

沈瑀見任 南史

沈瑀字伯瑜宋明帝時復事刺史王遙光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

萬帝益善之

王敬則縛盜南史

王敬則宋明帝時補既陽令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  
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  
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  
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  
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顧憲之明決斷惡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真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  
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  
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  
人稱曰神明及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

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第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甚  
銜之亦卒不能傷也

王敬則路不拾遺南史

王敬則齊高帝建元中遷守與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  
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  
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  
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傅琰明決南史

傅琰字季珪齊高帝時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  
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菜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  
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孔琇之案盜南史

孔琇之有吏能仕齊武帝時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諛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蕭景治郡為吳南史

梁吳平侯蕭景好學才辯有識斷齊明帝時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嘉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

謝覽折強除劫南史

謝覽梁武帝時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

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

江革施恩息盜南史

江革字休映梁武帝除都官尚書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

傅翹如神南史

傅翹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庶廉因問曰聞丈人翹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後梁武帝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

傅岐放囚南史

傳岐字景平梁武帝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

蕭彥達援急贍貧南史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簡文帝第七子也天監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未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

敵非應多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頽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更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其甚悅

蕭恭降朗南史

蕭恭字敬範梁武帝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帝以恭為刺史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兵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之子姪斬之軍門有司奏恭縱罪專戮詔宥之遷湘州刺史

沈瑀抑吏南史

沈瑀梁武帝時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

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遠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至餘姚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夏侯恭叔惠化 南史

夏侯恭叔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臧厥精明 南史

臧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梁武帝時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

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罷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輒並付獄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搆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孔奐麥飯餉軍 南史

孔奐字休文梁元倚時補中從事史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

程靈洗督下耕績 南史

程靈洗字玄滌陳文帝時為都督郢州刺史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眾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

李曾善政賊長還廩 北史

李曾字孝伯之父也魏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虜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廩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麻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于栗磾構橋 北史

于栗磾仕魏時為豫州刺史明元帝南幸孟津謂栗磾曰河可

橋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

陸叡清平 北史

陸叡魏文成帝時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曰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獲竊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叡者千餘人魏獻文不許謂羣臣曰叡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叡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叡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

李安世表善除惡 北史

李安世魏文成帝時出為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為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

房景伯喻賊 北史

房景伯字良暉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魏獻文時李冲典選拔為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

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為年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

拓跋禎不收狂誤 北史

拓跋禎魏孝文帝時為豫州刺史有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嘗有犯懷恨圖為不軌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誣誤若即收掩眾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

宋世景發姦 北史

宋世景魏孝文時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制濟州刺史

鄒尚弟遠慶先為死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誠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李崇懸鼓 北史

李崇字繼長仕魏孝文為荊州刺史甚有稱績召還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自守要路俄頃之間警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命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楊津智察 北史

楊津字羅漢魏宣武時遷驍騎將軍出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二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下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突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

王椿聲望 北史

王椿字元壽魏宣武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

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余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  
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  
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  
刺史時有風竄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  
性嚴察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

江文遙震肅奸盜北史

江文遙悅之子也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夏侯道遷之  
圖楊靈珍文遙奮劍請行遂斬靈珍魏宣武帝令襲父封拜  
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  
問於是人所苦疾大盜姓名皆徧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  
劫息止改為雍州諸郡之最

刁雙清肅北史

刁雙魏明帝末除西兖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  
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  
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  
是州境清肅

宋世良括戶北史

宋世良字元友魏孝莊時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  
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  
河內太守田估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  
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  
一天下也

宋翻威振北史

宋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魏孝莊時除司徒左

長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  
將兵圍王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  
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  
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  
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  
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  
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  
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柳慶殺孟柳

柳慶魏孝武時領雍州別為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  
為凶橫或有告其盜牛庶捕得實柳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  
謂慶曰君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

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友盛言孟氏倚權侵奪之狀言畢令皆  
殺之此後貴戚斂手

樊子鵠責守失儀

北史

樊子鵠魏孝武時除兗州刺史將之官先遣腹心緣壁人間探  
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  
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無長悚

蘇瓊明斷

北史

蘇瓊東魏孝靜帝時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  
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  
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  
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安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  
枉死後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

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

高季式討賊

北史

高季式字子通有膽氣東魏孝靜帝天平中為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巾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為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崔昂守法

北史

崔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東魏孝靜帝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發以腹心之任及

輔國政召為開府長中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

韓褒弭盜

北史

韓褒字弘業西魏文帝時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心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並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

悉首盡復取名簿勸之亦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寔乃恣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以免徭役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資以白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鄧道邕北史

鄧道邕字孝穆初謹守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魏孝明帝孝昌初解褐太初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大將軍咸陽王長史文帝十八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顯時為雍州刺史欽於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戶北史咸稱頌為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數美之徵

拜不化尹

賈熾飲水北史

賈熾西魏廢帝元年以原州刺史抑住豪右中理幽滯在州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宋世良善政北史

宋世良齊文宣帝時拜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登聞鼓高陽平郡致以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

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誑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赦郡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內穠生桃樹蓬蒿亦滿每自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令失窮者人何以濟莫不禁乎轅涕泣

蘇瓊政術北史

蘇瓊仕齊文宣帝為清河太守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衰禮又蠶月預不獻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賫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羊烈蝗不入境北史

羊烈齊文宣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戶郎中在官咸為稱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

郎基清訟北史

郎基齊孝昭帝時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網既踈獄訟清靜

郎茂審囚北史

郎茂周武帝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

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  
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  
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于翼祭山得雨北史

于翼字文若周武帝建德二年出為安州摠管時旱涸水絕  
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焚香群祀山廟已除翼遣  
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樂舞頌之

盧賁決渠北史

盧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隋文帝即位拜散騎常侍歷郢魏懷三州  
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入沁入温縣名曰温潤  
渠以溉焉鹹人賴其利

乾雉口畫情狀北史

張乾雉有書隋文帝時為秦王俊法曹中軍王嘗與  
乾雉謀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盡事情同革云不歎作後  
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梁彥光復治相州北史

梁彥光隋文帝時轉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  
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彥光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以  
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理政坐免歲餘拜  
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臣自分發  
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其調庶有以變其風俗  
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彥光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  
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魏德深治最北史

魏德深初為隋文帝挽卽以能遷貴鄉巨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武陽郡丞元寶歲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勅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邑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魏德深為貴鄉長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

盧昌衡表則北史

盧昌衡隋文帝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頴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濟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摠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論之者以為美談

長孫平義北史

長孫平隋文帝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問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問生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之自是州里盡行

裴蘊驗丁北史

裴蘊隋煬帝大業間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濫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親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亦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

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張允濟驗盜 唐書

張允濟隋煬帝時為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時慈因教曰弟還舍晚有盜嘗告令姥謝歸俄大亡慈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張允濟決訟事文類聚

張允濟隋煬帝時為武陽令原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令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為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原武吏大慙

張儉屯田輯邊 唐書

張儉字師約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即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疆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勅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

陳君賓勞績見陞 唐書

陳君賓陳鄆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高祖武德初挈郡聽命封平陽郡公遷邢州刺史太宗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狝不替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濟備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糶糴少令拆民房逐食聞刺

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

賈敦頤兄弟善政唐書

賈敦頤太宗時徙瀛州刺史州渟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寢洳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高宗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

裴瑒之為廉子唐書

裴瑒之高宗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制也李崇義內輕之鑄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瑒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瑒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王方翼濟飢唐書

王方翼高宗時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壑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齎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眾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旬奏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

李傑市棺唐書

李傑中宗時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

韋景駿著功唐書

韋景駿中宗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既身巡問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

李朝隱曳出宦官事文類聚

李朝隱唐睿宗時為長安令有宦官閻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帝聞即嘉之乃下制曰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驅責之以禮繩之以愆宜加一階用表剛烈

李元絃毀磔唐書

李元絃玄宗時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亭渠立磔瀦塌爭利元絃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

韋倫減鑄省費唐書

韋倫玄宗時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為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箠挾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

晚節盛營官三吏介以為欺倫閱實工負省費倍

鄭昉殺賊 唐書

鄭昉玄宗時為郾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警者遮道留昉誅殺六七人採訪使哥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毆市人以應昉率眾擊殺之

于邵曉獠皆降 唐書

于邵字相門玄宗天寶末第進士補崇文校書郎遷巴州刺史會歲饑部獠亂簿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

左震斬巫 唐書

左震為黃州刺史肅宗不豫太子建言崇在山川宰相王璵遣

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詆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盛以惡少年數人自隨尤恠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鋪不啓震怒破鋪入取巫斬其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誠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填不能詰帝亦不之罪

房瑄治 後民居 事文類聚

房瑄唐肅宗時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綱目廢地即治府為 事文類聚居瑄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政聲流聞

柳子厚 事文類聚

柳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

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蘇弁儲行畢給唐書

蘇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一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眾乃定車駕至儲行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

張延賞以行第一唐書

張延賞代宗大曆初以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營田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官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關完雄有詔褒美時征河南山南等副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以行第一

柳子華公綽諸父也唐書

柳子華公綽諸父也辟嚴武劔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將幸華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為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為昭應令檢校工部郎中修宮使設棘園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竹用投園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

王播均訓唐書

王播字明敏德宗貞元年間為監察御史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頓奴客與民盜而吏擊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

鄭珣瑜魏運唐書

鄭珣瑜字元伯德宗時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魏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

知做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紹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未苛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冷小政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

李吉甫被姦唐書

李吉甫字弘憲德宗時改郴饒二州刺史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苗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諫破姦盜窟穴治禱流服

馬摠民賊如親父母

扶風馬公德唐德宗貞元中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摠事死亡之後摠於之遺剩者推摠之私掃亦立刻曰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曰摠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

羅立言築城息盜事文類聚

羅立言唐德宗貞元末擢進士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更籍其闕陝号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无困者不知有役設鑠絕汴流姦盜屏息

李巽理財唐書

李巽字令叔為湖南觀察使徙江西銳為治特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為鹽鐵轉運副使

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股耗異涖職一年較所  
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繕再遷吏部  
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史有過  
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異對

盧坦寬恕唐書

盧坦憲宗時為河南尉改壽安令時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  
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  
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錢徽理枉唐書

錢徽字蔚章憲宗時中進士第拜左補闕又拜禮部侍郎後貶  
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  
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去與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

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民租入

劉栖楚窮治唐書

劉栖楚敬宗時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  
北軍凌籍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  
宿姦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  
寢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王播善奏唐書

王播文宗時進檢校司徒拜左僕射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  
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  
反用為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  
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崔碣得情唐書

崔碣字東粟武宗時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  
可久專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  
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  
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  
逐之妻詣史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  
恨歎遂失字碣之來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  
獄史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滯潦獄決而齊  
都民相語歌舞於道

李頻奉法大治事文類聚

李頻字德新唐宣宗大中未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  
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向君慶逋賦六年不

送暝然出入閭里頻密捕比伍與競

頭建質頻即械送

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无小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縣大治

何易于致獄無囚唐書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  
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之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  
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  
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推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  
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辱賦毒之乎命吏問詔吏曰天  
子詔敢拒吏坐死公得免寃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  
亦不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喪不  
能具葬者以俸救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鬪民在廷

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  
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  
稱

劉昫除弊寬民 五代史

劉昫唐廢帝即位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  
閤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  
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  
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  
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之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  
歡然以為德

馬人望括民戶口 遼史

馬人望字儼叔太祖時第進士為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

役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  
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  
事聞于朝悉從所請遷望為使京成獄訟填委馬人望處決無  
一冤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  
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  
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  
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  
之甚高憮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張浩撤祠 金史

張浩字浩然太宗天會八年進士及第授祕書郎改平陽尹平  
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  
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

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晉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

劉敏行禦寇 金史

劉敏行太宗天會中進士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闔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

馬諷決水辯誣 金史

馬諷字良弼熙宗時登進士第調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

口每秋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計水患遂息召為尚書省令史天德初改寧州刺史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具伏其誣眾懼呼感泣

王競購賊築隄 金史

王競字無競熙宗時除太寧令歷寶勝鹽官轉河內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畧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堤豪民猾吏因緣為姦競覈實之減贖幾半縣民為之謗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

程輝捕殺姦賊 金史

程輝字日新熙宗時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娶其妻輝督捕之命善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

董師中善政 金史

董師中字紹祖熙宗時擢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縣丞有劇賊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尚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為葬之

李晏運木 金史

李晏字致美性警敏倜儻尚氣熙宗時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衆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

張奕定叛亂 金史

張奕字彥微熙宗時以廢補官仕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

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

高昌福偵敵 金史

高昌福熙宗時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自為宋諱者即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夫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

忠義制囚得民 金史

僕散忠義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

人將帥之器也熙宗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更搥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滿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

劉煥戒惡金史

劉煥海陵王天德元年進士調中都市令以無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若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眾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卧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

張萬公解圍金史

張萬公海陵王時遷長山今時上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眾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

武都止盜金史

武都字文伯世宗時遷高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椎埋發冢者都皆庶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

裴滿亨政績金史

裴滿亨字仲通性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士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為學也太定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為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絲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為朕盡

言俄權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衛以刑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蒙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劉煥著蹟耆民請留金史

劉煥字德文世宗時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請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庶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

孟奎辨明金史

孟奎字元秀世宗時授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遼東契丹判余里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囚速頻路讞而出之既而果獲其姓名司直者

張毅善政金史

張毅字伯英世宗時進士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鵬鴈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毅曰夫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毅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李完理冤金史

李完字全道世宗時出為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仍以

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可疑其寃以獄界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平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宗寧易粟金史

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明敏世宗時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二斗數日捕絕移鎮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其鎮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之乏糧即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即遁去邊人以富幹亂後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

王庭均獄分註金史

王庭均字子瑞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脩一見期以國士登世宗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解四者謀為不執事覺逮捕千餘人而解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均以計獲解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

王維翰息訟金史

王維翰字之翰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

承暉杖豪民決潦水金史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

○傳事卷十  
五十九  
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  
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  
改知大興府市官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  
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  
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  
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潦  
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潦隍

李英捕蕃金史

李英字子賢章宗明昌五年進士調淳化主簿累調通遠令蕃  
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書省令  
史

完顏宗道金史

完顏宗道本名宗道章宗時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  
宋人王萬言使宗道疑其寃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  
偉負萬貨五千餉累二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  
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  
民立像於層觀以時祭之

趙重福迹獲宋謀金史

趙重福字履祥章宗時為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謀  
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  
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惶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

移刺福僧備禦金史

移刺福僧東海侯時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  
郭浚濠為禦守備百姓頗怨項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

北使備其西溥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誅如鄰郡人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為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入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

商衡活氏甚奇 金中

商衡字平叔東海侯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鄜縣丞辟威戎令興寧三年歲飢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圯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家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立生祠

移刺福僧治效 金史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陰補吏部令史降帝東

海侯至寧元年轉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幽王府司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歲之窟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效既跡得其所率衆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二人木吞抵罪

雷淵震耀 金史

雷淵莅官喜立名東海侯時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為神明嘗擢管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九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鄭建充接木釋民 金史

鄭建充字仲實金廢帝時為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

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

石抹元究情金史

石抹元字希明宣宗時為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剽竒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鞠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內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賊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胡魯刺寧邊金史

納蘭胡魯刺宣宗時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禮部員外郎改曹州刺史豪民僕散掃合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籍為囊

橐累政莫敢問胡魯刺捕治之窮竟其黨闔郡肅然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召為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魯刺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為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待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

王晉卿治民安堵宋史

王晉卿少勇敢為鄉里所推周世宗在澶淵晉卿以武藝求見得隸帳下及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從戰有功詔權控鶴都虞候太祖乾德中為興州刺史四年移漢州時蜀初平寇盜充斥晉卿嚴武備設方略禽捕剪滅靡有遺漏自是雖劇賊無敢窺其境然以賄聞帝惜其才而不問秩滿歸闕以疾求願養改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首重錦十疋銀千兩以謝詔不納以

其驕貨愧之也未幾詔戍北邊疆場清肅開寶四年復授莫州刺史在郡謹斤候善撫循士卒皆樂為之用邊民安堵

郭守文招安寇盜宋史

郭守文父暉仕漢為護聖軍使從周太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居喪哀毀周祖鄰之召隸帳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再遷東第二班副都知宋太祖初遷西頭供奉官蜀平選知簡州時劍外多寇守文悉招來集附從潘美征嶺南會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

王贊發奸擿伏宋史

王贊少為小吏周世宗時累遷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時張美為使世宗問京城衛兵歲廩幾何美不能對贊代奏甚析美及征關南世宗以贊為客省使領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以來始

息藩鎮有司不

繩以法贊所至發擿無所畏忌振舉綱

領號為稱職由

邊臣切齒建隆初太祖素知贊材幹即令知

揚州

范 辭懲治頑民宋史

范正辭字直道

勞謙獲嘉令治春秋公羊穀梁登第調補安

陽主簿太祖開

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

代還治浦欠於

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

太宗征河東諸州

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

民輸受錢二千

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

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臺直會有言

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弊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

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

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  
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與敢扇搖苟失  
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  
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

辛仲甫燒蕪擒賊宋史

辛仲甫字之翰太祖乾德五年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  
與城直會霖潦豆不集水溢澤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  
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  
宴集日為亂屬去會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  
燒蕪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  
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陰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

樊知古度江置高宋史

樊知古字仲師唐主李煜時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迺漁  
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  
之廣狹太祖聞竊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以求進用太  
祖令送學士院試賜本科及第解褐舒州軍事推官嘗啟於上  
言老母親屬數十口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  
煜令遣之煜方聞命即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七年召拜太子  
右贊善大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為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  
領州事先事州民保險為寇知古擊之連拔三砦擒其魁以獻  
餘皆潰散方議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黃黑龍船以大  
艦載巨竹紼自荆南而下遣八作使郭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  
者以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牌口試造之移置采石三  
日橋成不差尺寸從知古之請也

袁逢吉按田 宋史

袁逢吉字延之四歲能誦爾雅孝經七歲兼通論語尚書周太祖召見發篇試之賜束帛以賞其精習宋太祖開寶八年擢三傳第釋褐清江尉知州王明薦其能就除豐城令宰相呂蒙正稱其有經術宜任學官會屬數方籍其吏資授四川轉運使逢吉惟脩謹練達時務初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上凡五遣使按視不決逢吉受命往則悉還所侵田民咸德之

楊克讓 廉謹 宋史

楊克讓字慶孫太祖時知廣州俄兼轉運市舶使手寫籍盈於篋笥歷官廉世幹局所至有聲每視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決如流無有凝滯

袁廓

宋史

袁廓在蜀舉進士及第入宋為西平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萬餘州將薦其勤職廓性夸誕敢大言好詆訐太祖以奇士待之太宗即位掌京師市征歲中增課數萬緡上嘉之賜緋魚資錢百萬會錢俶盡籍上宇以獻命廓按籍浙中諸州軍倉庫之物悉輸京師得便宜從事仍詔每公宴別席而坐以寵異之復命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沒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為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舁出城散積之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田晝引醫民疾 宋史

田晝字承君太宗時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為土地神云

魏廷式召對稱旨 宋史

魏廷式字君憲宋太宗時改戶部員外郎知利州李順為盜就命充陝西至益州路轉運使後入奏事太宗謂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二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為宰相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李溥作隄便漕 宋史

李溥太宗時制置江淮等路茶塩礬稅兼發運事使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蓄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為長隄自是舟行無患

盧之翰守洺州 宋史

盧之翰字維周少篤學家貧客遊單州防禦使劉乙館於門下乙徙錢塘之翰隨寓其郡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舉進士不得解詣登聞自陳詔聽附京兆府解試明年登第通判洺州會契丹入寇之翰募城中丁壯決漳御河以固城壁虜不敢攻吏民詣闕求借留

張適廉敏 宋史

張適者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藩郡有治績以廉敏稱知鄜州獲對太宗喜其詞氣俊邁賜緋魚旋改京東轉運副使加直集賢院一日三被寵渥時人榮之

李承矩有德政 宋史

李承矩字正則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調丁男百十輩轉送上供綱承矩以為橫役奏罷其事徙知潭州凡六年因

園屢空詔嘉獎之入為六宅使

何蒙倍課 宋史

何蒙字叔昭少精春秋左氏傳南唐主李煜時舉進士不第因獻書言事署錄事參軍入宋授洺州推官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調遂寧令時太宗親征契丹還作詩以獻召見賞歎授右贊善大夫三遷至水部員外郎通判廬州時郡中火燔廨舍榷務俱盡蒙假器貸鄰郡麴米為酒既而課增倍戶部使上其狀詔賚緡錢獎之稍遷司門巡撫使潘慎修薦其材敏驛召至京因面對訪以江淮茶法蒙條奏利害稱旨賜緡魚及錢十萬

王子輿才翰 宋史

王子輿字希孟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北海主簿真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因入對與三司論列利害以子輿為長

轉度支員外郎子輿以右事上計司移報稽滯求兼省職乃命為監鐵判官仍領制置歲課五十餘萬貫咸平三年就命兼充淮南轉運使子輿精於更事久掌茶鹽漕運周知利害裁量經制公私便之所至郡縣以公事申請者文牒紛委頃刻待報子輿皆即決遣曾無疑滯

葛懷敏討叛 宋史

葛懷敏霸之子也太宗時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閤門祇候上平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判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濁流砦兵殺叛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敵盡誅其黨

楊瓊多知 宋史

楊瓊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乃置帳下即位隸御龍直